

端簡鄭公文集卷七

海鹽鄭曉著 孫心材輯

記

嘉興府題名記

江南九省浙爲大浙十一郡嘉興爲大嘉興據湖
海之交平田曲澮饒稻梁有魚鹽窳果之利士重
廉節耻馳競齊民勤生耕織蠶畜務蓋藏又鮮兵
革不虞之患故嘉興易治然賦日繁壤則錯出制
地征者時時曲算裁濶狹以故黠胥能上下奇美
爲奸利東並海築堤歲役幾萬人勞費無休時俗

且近侈或矜勝相訐豪兼魁宿之家往往設財役
貧又當傳道飭館勤候煩言易生故嘉興亦不易
治治嘉興者知府員一人同知通判推官五人知
府古太守所謂吏民之本也同知通判推官佐太
守者也嘉興開府百六十八年未嘗有題名之刻
建康司馬公曰名不題何以徵文獻識臧否懸勸
沮乃樹碑於堂書其氏名而繫之字里官秩問記
於余余曰唐人有言居官而自記媚已不居其官
而代人記媚人公非其媚者也今登斯石者孰非
作人之選其德政入人深至于今思之不衰者楊

公繼宗徐公盈也夫宦於茲土孰不欲尸祝於茲
土然率愆其素者勢法易倚寵賂易遷名實易眩
力之弗逮而志之弗堅故也是故爲人牧者貴有
真誠惻怛之心爲國家根本深長之慮夙夜爲民
造福耳財用有短長幹局有精拙莅官久近有遇
有不遇毀譽有不齊皆非君子所謀也司馬公以
南臺御史守懷慶有成更賢於茲閭霽雄敏剽劇
有餘才察察高君晉君張君又皆以文章政事相
益共濟可謂一時之盛矣嗟乎人心無常急於風
電不渝不沮克終永譽顧於斯石不有深省乎

平湖縣重修廟學記

嘉靖丙申冬平湖縣重修廟學又明年秋廟學成
晉藩叅政趙公里居並學過余百可園問記余適
軸鄙夫不宜以文字見姓名于人辭再三不獲乃
記曰平湖初縣首建廟堂歷百餘年礎欹棟撓禮
教弗稱縣大尹華容黎侯文僖公孫也謁奠旣虔
遄圖繕葺新賁于鼎去蠱于革表樹維隅籌約費
務役書甫授募鼓弗勝于是崇殿邃廡足以嚴聖
隆儒豐堂麗齋足以闡猷陳教高墉曲衛包絡東
西密室穹門內外閑整雍饁合爨名賢異祠習肄

聯廬廡器殊鑰繩引鈎錯度法咸宜丹堊塗茨仍
改並飾若乃前迫囂市衢道湫塵畫地懋屢增其
式廓秩于右注則俯闕清泠匯波左縈則遙瞻沃
蕩偪奧霽開冲勝咸集吉壤竒觀於是乎在雖新
宮之軒正泮水之雄深何以加焉矧其經始弗徐
落成弗亟刻淫就正先說後勞萬力千金低昂劑
量官無會財民無可贖經政育才之功節用愛人
之意胥得之矣凡我友生履茲聖域修息之際能
無詮擇惟明興設教敦用經學化端統一道術均
齊非聖之書曠然放距循習旣久論議漸滋宋儒
蒙毀于支離經師負謗于訓詁游聲相扇附和寔
繁將有尼父異端之憂子輿聖徒之感剪拔竒表
嚮歸純正聖謨王制是守是廸撫壯自求崇此明
德凡我友生責也慎哉慎哉黎侯名循典愷易廉
明有惠政趙公名漢淳懿簡諒出處大節皦然

躋古堂記

余曩耕海曲聞河南默齋許子旣來京師知許子益稔今年夏許子去南京爲光祿問余躋古堂記云夫弘農分陝靈寶其壯邑也嵩嶽三州遠近包絡爰有泰山乘離戴午悠迥磅礴雄秀萃焉衍爲豐原融爲巨壑方田曲澗而柳回塘稍稱幽適尚未入其奧也載陟載降屢峻屢夷旣蹇產以循流復覲髯其失逕於是脫西峪之阻而開南村之竇懸磴化爲周行叢崖豁爲明野宛然又一區域也始有居民什伍爲族陶而穴耕而牧婦子相携衣

食自畜人憎其野我狎其樸再引而南匪涯匪麓
益溥而長若往而復山嶠藏阿丘形點陸高不乘
巘廣不聯坎卜築於斯可適可軸所謂躋古堂者
嶷然擁門庭而殿寢塾矣嗟乎桃林自今桑稠非
昔險坳雙嶠圍蕪兩號韓秦更衰漢楚交厄烈士
辭人鬪夫俠客紛徇世以翹名竟煙蒙而草籍遊
息登眺之餘得無有槩於陳迹乎余聞許子結髮
讀書即耻回適深略壯圖憂先漆室顧夫歲月如
流神精易軼多病寡交誰我同卹旣無裨於經綸
徒有傷於跼蹐斯堂旣葺聊以自誓吾土信美初
服可修或妬危而奮翼或履坦而旋輶或歸潔而
早退或靖獻而晚收我出我處孰悔孰尤信斯言
也因將塞移文之誚謝捷徑之憂比跡商衡而莘
傳作求也

峽飲岩棲記

嘉靖丁未七月余至留都獲拜太宰西磐張公時
公報政戒行李還朝有日僅得一再見見必道今
正人君子事規誨余且曰學達于政則簿書非俗
吏政成於學則章句非腐儒乃今學術日新政體
日敝奈何其能善治也旣送公江舟問余峽飲岩
棲記曰此吾舊隱子爲吾記余惟公晉人也余未
嘗至晉所謂峽與岩者不知其高大深廣之狀意
其在河汾原岳之間靈秀雄偉鍾爲材賢其爲奧
區吉壤必矣夫峽可飲水也飲於峽樂水也岩可

棲山也棲於岩樂山也非公仁且知能相忘於斯相安於斯乎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公非直有見於斯而已心目相融而意景相適殆有得於岩峽之外者余筮仕職方見公以內臺立朝端朝士相指謂曰此臨汾張公逆瑾竊柄時陵百官公卿皆俛首下氣不敢出一言公時爲諫官侃侃引大義昌詞正色與瑾爭是非瑾爲奪氣又後十餘年國有疑獄未幾有大役羣儉巨黠險狠相濟公譽望孚洽丰采凝峻不肯隨人下上相阿徇卒能守典法均縮財用諸不便已私者輒齟齬

公公益堅貞持節槩不爲動搖當是時非公爲之砥柱縉紳之愧多矣乃若旬宣之惠浹於其棠干城之功扞於疆圉臧否之辨昭於冰鑑約儉之德潔於素絲凡公懿行更僕未易數非公政學兼懋能然乎公年且八十猶夙夜修檢孳孳不厭有瞻淇抑戒之風其汲引善類廸訓後進疊疊不倦有君實晦叔之意益以占公之仁且知也昔公之隱岩峽也無悔心比其出也無改步今其歸也無愧容仁者不渝其晚節知者不眩於先幾公其有焉公之鄉後進周汝威王受夫今之正人君子往來

岩峽候公其以余言諭之

近田草堂記

少保太宰許公之爲近田吟也其仲子亨夫頓首受命揭之郊居奉以周旋惟謹浙西鄭子爲之記曰嵩華河洛之交雄竒深秀鬱爲靈寶去城半里有田一區雖阡陌未封而南東可畝亨夫分固知足義不取盈也爾其背負林麓遙合故山面俯溪泉時添新水桃李擁其周行丘陵殿其厚址規洞留雲寄我心於不競方塘止水涵吾性於有融亭於斯高山流水拱抱几席之前臺于斯豐草長林映帶坊堦之側於是酌陰陽之中宅茲爽塏選遊

息之勝謝彼囂塵比松竹于斯干取棟宇于大壯
外樊百堵中堂五楹廉隅修然其直方隍序坦乎
其敞博儼若彛訓榜曰近田蓋陶村朝曙雞犬相
聞山郭暮鐘牛羊不括以事西疇則作息如期以
饁南畝則饗殮可繼以築塲圃則任戴不勞以供
賦租則委輸易致徒步便於往來經營宜於昕夕
詩謂來牟用康書稱稼穡克壽信乎蕭垣晏市皆
非令圖魏儉幽勤斯爲本務也若乃侮父母者耻
昔人之勤勞聽祖考者願小子之迪德或因之而
景福受慶烝士興昨或因之而廢禮黷神害時望
歲聖賢訓戒精實詳明凡國家之盛衰子孫之賢
不肖皆於是乎足占矣念哉念哉恭惟少保太宰
公望隆帝宇虞揆般衡教始家閑鴻貽燕翼雖手
携而命之間皆言近指遠之義乃曠括其詞而繫
之銘曰乾坤易簡性道中庸素履無咎行險多凶
言勿尚口行勿飾容爾心篤實而貌溫恭紛華勿
競耽樂勿從勿勤而遠徒爾憧憧邁種貽穀莫如
老農我菑爾獲我負爾春爾祖爾父清白之風守
爾家法斯治斯弓三復斯言雋味無窮厚生正德
泛應旁通無怠無荒有始有終象賢濟美即此田

功

嘉魚李氏重建義學記

余童子時讀書東海上聞今天下有嘉魚李公與
仁和胡公崑山魏公鄱陽余公同官留都號君子
四友私竊願見顧賤且遠不能以姓名通越數年
公爲大司馬余從屬吏後始獲承受教言屬余爲
義學記云公之言曰惟我李宗唐出也唐有顯王
封望鬱林鬱林十五傳至璠璠自永陵徙嘉魚嘉
魚二世之祖祖璠也璠四傳越惟有我宗儒府君
始爲湖西義學學旁有田若干畝歲收其入以贍
來學之人勝國末學遂廢廢且百三十餘年我伯

氏東崙宗儒十三世孫也爰復舊址再建爲學學
設而無田我族人廬又弗附於學學亦旋廢廢又
三十餘年惟我先中丞悼念先猷弗違式廓予惟
夙夜疚心涕慕是經是營用弗殞於舊德乃惟予
五世崇三祖綽有功德於我宗人禮不獲祀於家
廟乃即何崙墓偏爲祠祀之亦惟我榮惠叔祖有
堂構播獲之勞法宜祀伯氏東崙大崖以聖賢之
學倡我宗人風於楚中法亦宜祀爰及三公合祀
於祠祠左建爲義學學旁有田蓋學非舊址而名
固舊顏弗忍忘世澤也凡我宗人廬於斯耕讀於
斯和樂如一克類德音惟於茲學有賴焉嗚呼公
之心何心也非仁且孝其孰能與於斯夫正學不
明久矣射利媒榮者固弗足言其進於是者則又
侮聖言而崇清談厭實事而歆虛譽往而不復其
究未可知也公爲義學能無有繫於是乎密邇松
楸允念爾祖以發其孝思省之稼穡惟土物愛以
弗遷其志幼而相諧羣而不相忤以廣其樂易子
諒之心教之小學五經四書以端其嚮往四教行
而聖功存焉由是而獲用則爲良士不獲用亦不
失爲友民李氏之宗益昌且遠矣嗚呼今之人視

從子弟弗若已之子弟矣而況於五服之親乎況於服窮者乎況於百年十世歲時弗相集者乎公比渙萃離必欲同歸於善此其心何心哉凡學於是者亦思公之意景公之行求無愧于仁人孝子之心可也

當湖里居記

當湖里居者漸齋趙先生之廬也當湖川谷委抱深秀余三過當湖未嘗不躊躇焉景陵時初縣平湖平湖治當湖至今父老稱當湖云漸齋七世祖友一居新倉力耕種德其徙當湖者蓋友一之曾孫也當湖濱故有榷務趙氏世居其旁先生八九歲時秀穎不凡喜弄水石草樹置盆缶中蓋池若山水旣壯時時走湖上觀水或登高望海上東南諸山有會意輒圖之久之益精潤意所未盡又能發諸詩歌清遠有思致以故人爭構之先生曰藝

成而下吾直自適耳已仕給省請告歸益徙近湖
舍東闢隙地疊石栽花構數椽游息其中名其石
窻曰吾將于茲老焉比再起再歸益闢後圃湖上
雜植竹樹花草無慮百種川湖竒石不問巨細闢
徑澹隍高下羅列就中爲序芳亭亭中有書萬卷
有琴有碁弈博簞投壺觥籌談笑可樂之具圃後
有曲溪可溯當湖時與三四友生放舟觴詠旣醉
或維舟青草宿湖中雖藩臬郡邑吏非知舊有禮
數願見者不見也初先生以程朱易舉進士推官
建昌太史羅玘建昌人志先生名宦未幾召拜給
事中南科已而爲兵科給事中當是時士習稍變
言官采聽風議依附願旨論事猥瑣先生獨持大
體戶兵兩尚書有時譽顧其子弟通鹽賈邊帥覓
金錢先生疏論引古誼動以廉耻兩尚書竟引去
大禮議起先生暨廷臣伏左順門哭諫不可竟下
詔獄朴於廷其復拜給事中進都給事中也得與
朝廷大議先生不屑俛仰權貴人怵好語君無異
我卿佐可得先生益堅飭自愛權貴人亦益忌之
出先生山西叅政先生至纔六閱月又不能馳驅
懇疏乞歸考功曰是端靖有才識者請賜告需後

用內批竟致仕致仕歸當湖三年雲中遼陽戍伍
囂譁關隴三鎮虜入塞殺掠吏士朝廷方急人公
卿臺諫合詞薦先生亦竟不肯起余友數人皆海
內名士有才志能文章達練時務者一遭蹇產即
低頭變面曲事權貴人庶幾附會功名以自濟其
私然亦未聞有枉尋直寸者雲泥鴉鳳先後兩截
百年之身蒙此緇垢吁可惜也余與先生同朝先
生出處之際大節皦然非直利毀選避區區全其
身不出其鄉者比也作當湖里居記

常足窩文

予湖漸齋趙先生之縣車也知幾高尚觀化神游
大暢玄旨陶然日休於是扁厥居曰常足之窩詞
類俗稱義根理窟語淡泉子曰曩吾與子並通朝
籍朝夕親甚既子歸臥滄海吾猶待罪青瑣比吾
謝事金門子乃被召宣室德音寡聆中靈稍塞今
余有室一斗靡物不有緬惟徃哲格言在牖假子
玉珩模彼金箴發爾洪鐘披我寶鏡可乎淡泉子
謝曰吾何足以知此雖然先生處不殖利仕不究
貴老不廢學有此三難吾方羨子神獬振羣孤隼

離弋豈有珠玉盈堂聲色填帳哉而云窩之足也
吾乃喻矣先生之窩匠石莫能運其斧而等明堂
清廟之富乎工倕不獲雕其器而媿天球璠璵之
陳乎含章靡闕若蒼旻之綴繁星應妙無方譬菓
盤之轉明月乎蓋太極合而爲坯至善麗而充宇
惟聖入域惟賢跂止水火不害風雨莫圯鬼神怡
而弗忌貪饕過而不取是以有此常足乎殆性靈
之奧居直理之廣宅也顧乃忌已之足而望我之
無不幾乎持燈乞火者與先生曰唯唯吾亦欲不
失此常足爾若云已能則余何敢於是淡泉子曰
太陽不憇輪於崑崙溟渤不廻瀾於尾閭君子不
以道遙而弛任畜博而遺珍所以規久大於玄象
矩宏遠於黃輿俾無虧其初也先生譜行黃髮考
心赤子令問無殞素履彌堅猶且潛居願靜探六
籍之驪淵開襟談道采衆思之文繡恐恐然一息
驟盈萬善必漏懼足以虧也故聖猶致謙以求益
况吾人得託足而取損乎先生寓言立教殆一日
全仁垂千齡之壽貧士服道邁列侯之富者矣先
生曰善子之言至矣納之吾窩克然足矣他有竒
論非所容矣

祀六府記

國制大夫祭五祀蓋從周禮歷漢唐宋至於今未
之有改也大夫之子若孫不得爲大夫即五祀不
得祭矣古之大夫命於天子世世爲大夫故五祀
可世祭今世父子爲大夫者鮮矣將不廢五祀之
祭乎五祀之祭廢則位亦廢廢位將安所藏乎余
心竊疑之虞書曰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曰六府六
府萬世永賴余忝爲元士今且二十餘年不得祭
五祀六府之祭可義起也自庶人以上皆可祭也
敬設神位六以梓木爲之題曰水火金木土穀府

之神立春祭木立夏祭火立秋祭金立冬祭水土
以季夏穀以春上戊歲暮則合祭焉蓋以義起也
或曰儀禮士疾病禱於五祀五祀士亦得祭周頒
祿天子元士視子男子男諸侯也可視諸侯豈不
得視諸侯之大夫乎王制謂大夫祭五祀亦不析
言王侯大夫不知天子元士亦得祭五祀否况五
祀之名與數見之經傳不能盡同祭法曰七祀家
語曰五官月令與左傳又不相合祭六府可也吾
將令吾子若孫世世祭之作祀六府記嘉靖戊戌
春正月望

書兵部題名記後

此錄之選簿者也故昔任留都者亦與焉 長陵

往來兩京選事固出留都簿云敬依敬陞者 獻

陵監國時旨也其間有任行部行在兵部者寔蒞

於茲而弗載焉羈勒之後無與於選無所於考也

今載是石者凡尚書若干人左右侍郎若干人有

由右侍郎轉左左右侍郎進尚書者弗復也天順

景泰間南北多事一時有五尚書今所載惟于與

石二公餘則經營四方者也如近時王公守仁楊

公一清王公憲王公瓊伍公文定皆以尚書有事

於滇關陝而李公承勛提督團營於內亦皆弗載
例此也嗚呼今可登斯石者無慮數十人要皆一
時之選然俟諸百世未可槩論溧水齊公泰目擊
時艱發議犯難卒蹈大戮禍及九宗而或者病其
志大才踈至於擇將而不知景隆之非亞夫也亦
感激悔恨之詞耳同時如鄧州鐵公鉉壯猷偉畧
庶幾完濟南以障江淮而豐沛不守徐揚震盪無
可爲矣使公用於鄭村埧白溝河未戰之前事未
可知後四十四年而有己巳之變皇與岳狩虜酋
也先破獨石馬營紫荆直犯京師東則脫脫不花
寇遼陽西不樂出寇陝右浙有葉宗留閩有鄧茂
七廣有黃蕭養各擁衆數十萬僭號攻城而錢塘
于公謙獨以一身任社稷之重掖留國監力阻南
遷決戰德勝門外却虜無厭要求專意戰守俄而
皇天悔禍虜亦革心翠華遄返蓋忠勇如李宗而
成功過之卒以亨賊貪天不保首領西湖坏土纍
然與鄂武穆相望殆亦非偶然嗚呼逆鉉之議不
行茂陵固在東宮無恙也公何愧哉又後二十
年鈞陽馬公文升以侍郎撫海西建州之夷畧有
端緒竟不容於汪豎謫戍川中至弘治癸丑哈密

傾陷馬黑麻牙蘭驚然有憑陵其肅之志公能籌
運帷幄糾合羌虜一入其城至今西域有遺威焉
戊午陝巴之復公之功不可誣也惜乎回回畏兀
兒哈刺灰三種皆哈密遺黎不能盡歸故土量留
半室寄住肅州嘉靖甲申速擅滿速兒入寇內外
相應幾失河西徙戎之論信足徵矣或謂公不能
容劉公大夏此或傳者妄耳劉公華容人也以兩
廣總憲入爲大司馬忠誠廉朴始終一節 泰陵
已未以來勵精求治平臺煖閣時時造膝君臣相
遇萬世一時面對之詞不能盡述要皆遠猷宏識
逆瑾竊柄芳宇以衣冠之盜百計中公欲甘心焉
遠謫生還卒享遐福而芳宇遺臭萬世莫滌矣東
山後又二十餘年爲嘉靖戊子仁和胡公世寧忠
義根乎天性首發宸濠之惡幾詔獄今 夫子以
漢昭之年應癸庚之兆公首被召用傾注委切比
入兵曹以哈密芒部議不合決意辭疾去嗟乎上
下百六十二年其間有六公齊公鐵公于公慘禍
不忍言馬公劉公胡公皆負戟邊隅仆而復起彼
依阿澳恣曲詞笑貌惟富貴是圖而於國家利害
不顧焉者卒全軀厚養以終其身以及其子若孫

何耶書以識之

書慶成圖本後

嘗聞季札觀魯仲尼從周蓋文獻存焉有足徵者
我朝紀年十有二元而史局之開凡十國家遺文
故事宜可槩見然液池焚草一字不傳王葉丘邵
四文莊公雖時有著述亦或稔矣而未傳或傳矣
而未悉士有通今學古之志者徃徃得之傳聞講
說之餘非誣則陋漢遷唐競宜其無聞也虛窻陳
武選先生錄慶成圖本出以示余觀其序意殆謂
事出一時有三可錄夫因其可錄而錄之以傳夫
人事每如此文獻其有徵乎錄而藏之可也

書趙漸齋戶帖卷後

大明建國之二三年檢括海內圖帳此所謂半印戶帖授之漸齋先生七世祖友一翁者也斯帖創議於庚戌冬 聖諭云中書省臣者韓公善長明年

辛亥正月韓公致仕去忠勤伯取進止頒之海內帖尾六押蓋戶部尚書鄧德暨侍郎程進其稍下者或試侍郎署侍郎也又其下者民部三郎官其姓不可考矣當是時甫定中原西蜀滇南尚阻聲教 聖祖即欲輯武興農與民休息友一罹勝國之亂勤生畜德以免於難其後世子孫珍守不墮

詩經卷之七
卷七
至於今名臣良吏績學之彥濟美明時皆可傳矣
是固 聖祖功德之隆趙宗耕讀之効也觀於斯
帖國家宜夙夜勤惕節用愛民張師詰兵無慮疆
宇以稱 聖祖百戰艱難汲汲繹思求定之意趙
之子孫不可不悼念先世世德厚積薄發履盈思
謙忠信恭儉益敦宗祏也余旣作當湖里居記又
因漸齋之請書以歸之

書西墅卷後

余耕海上未嘗不發憤太息怪吏治日偷民生日
困而舉刺之風裁日落莫也余旣病廢惟冀賢人
君子宣力致平海內無事乃得深棲飽食蛇委俛
仰於水涯山嶠之間顧大不然奈何其能善其後
也嘉靖乙未汝南西墅張君以御史巡余浙中浙
東西父老皆謂君稱御史八計三科咸有程適余
時時聞之顧喜余亦以爲稱御史矣已而繡斧至
海上過余舊廬中坐語竟日則見其光霽雄豁堅
貞自信其能措諸政事悅羣心也固宜茲還朝與

天子宰相可否天下事余願一言而君擇焉我朝
倚邊立國武事最競自許李變三垂囂譁護養萌
芽幾於脛股甘肅松番孤危日甚雲中遼左蹙國
剖深非止造陽百里而已湖嶺之南夷獠桀傲彭
峯安李諸族皆所謂嬰樊之虎所在兵力巽悞若
不相支漕途日裂挽卒益窘梁楚之境勢如潰瓜
自長陵至於今汨逆水性以通舟楫河濟淮三
瀆失其性者五百十年矣分封太廣乃今載屬籍
者六七萬人皆坐而衣食縣官後將何以給之報
功之典古有之然未有優之太過如今日者漢唐
元功小過輒廢即國初宗臣苴茅爵土者亦惟魏
默武定暨今天子續封五姓而已而諸小功臣
旁枝借沿襲之榮貴游竊恩澤之號今計一歲武
臣之祿數千百萬民之膏血何堪於此國家經賦
仰江東江東五郡當天天下什五乃壤則錯出即有
心計者不能曲算以故胥史得巧弄欺負農人農
人貧粥產者轉展輕重積空額不能支即流亡累
里中人相率就貧不賣男女身爲僕虜不餽黷序
之士不肯明經傳傳義操心行平正其詞一切務
爲竒袤尖利險刺破道惑衆之說以徼時好流而

不返遂成邪橫士大夫務爲容悅再三顧忌是非
隨聲日積月深必將盡驅天下之人闡然皆無忠
義之氣又其甚者天子願治急於饑渴大臣交抗
迫於水火分朋樹黨翕訛百端不知君子日侍殿
廷見天子宵旰憂勞之色何忍爲此凡此皆可
憂者君歸與君相求所以匡濟斯世於此皆急務
也然使他人聞之其不姍笑以爲狂且迂者鮮矣
君緘西墅卷示余余謂西墅之名不在雲虹水石
之佳而在勲庸節行之著矧余未嘗至西墅即言
之不過摹擬繪絢間未必能發揚快君意故頌君
浙中之績而願君任天下之憂書之卷後歸之

書異路同恩卷

余少業科舉文字已屏海曲日與漁牧耕樵相狎
不復能爲古文詞詩歌以故儒紳談辭章競翰墨
者不屑與余遊余自喜朴拙人顧謂余木強人耳
同年龍臯葉子遣童子持此卷問余余怪其困人
以所不能欲辭去已思龍臯爲縣宜於民不負鹿
鳴之約也爲之叙曰龍臯不得舉進士進士爲縣
即不潔不能爲民造福者或得爲臺諫否亦六官
即州郡大夫上官見進士知縣亦輒降情相推挽
惟不得舉進士者非才與守稱不登之薦剡龍臯

爲南樂御史大夫御史皆薦南樂知縣賢報政考
功考功夫大夫又書南樂知縣最非龍臯樹立卓然
不能得此龍臯論議爽鄂節槩端直憫世痾民瘠
見顏色絕無憂讒畏譏歎老嗟卑之態骨相磊落
又足稱其志意其薦與最固宜司封著令知縣非
薦與最不得贈封南樂贈封及存歿矣龍臯今自
南樂移上蔡上蔡之民苦於南樂水旱蝗蝻風電
災半天下民之苦於吏者又奚止上蔡君子學以
用世寧忍恣然耶余所望於龍臯者非直上蔡已
也童子立俟草草殊不文

書胡端敏公行狀後

公初在兵曹爲侍郎余筮仕職方專校四司奏牘
每日一至廂房見三司馬他司馬閱奏牘畢直云
封進或遂不閱惟公遇大事徃復再三閱有不當
輒對余長歎曰此事豈宜草草又曰必如是如是
乃可否且有患事後徃徃如公言余嘗謂公胡不
即改定即不改定胡不商之兩堂公又輒歎曰難
言難言余內艱南奔值嚴冬公不意余速亟差官
追之彰義門書賻致余手書愛身報國忠孝大節
勉余後數年余起復補武選公爲尚書矣尚書至

部不數日首劾職方左郎中左郎中者素通邊將
寵賂無厭且倚權要人蔑視三司馬以故公堅欲
逐去疏入權要人爲之內主僅改南戶部未幾溫
州缺太守權要人囑吏曹擢之守温州蓋公爲尚
書不久而兵曹夙弊大奸利事整刷十五六旣議
處哈密與霍詹事議不合論芒部功次忤張閣老
薦人材桂太宰發怒訴於朝至斥公亂政哈密疏
制置極詳悉中有意主他說但好辭批答實不用
公言公於是歸志決矣公論大禮始終是張桂之
說然竟亦不肯附張桂也賴天子憐其忠潔眷
注保全其力爭陳九疇忠勇保全河西得不殺事
尤烈皆狀中所諱公嘗命余作小傳余辭不敏後
見余跋兵部堂官題名記稱六尚書公謂余過譽
然實不敢譽公也海上大笠生識

端簡鄭公文集卷七

曾孫端胤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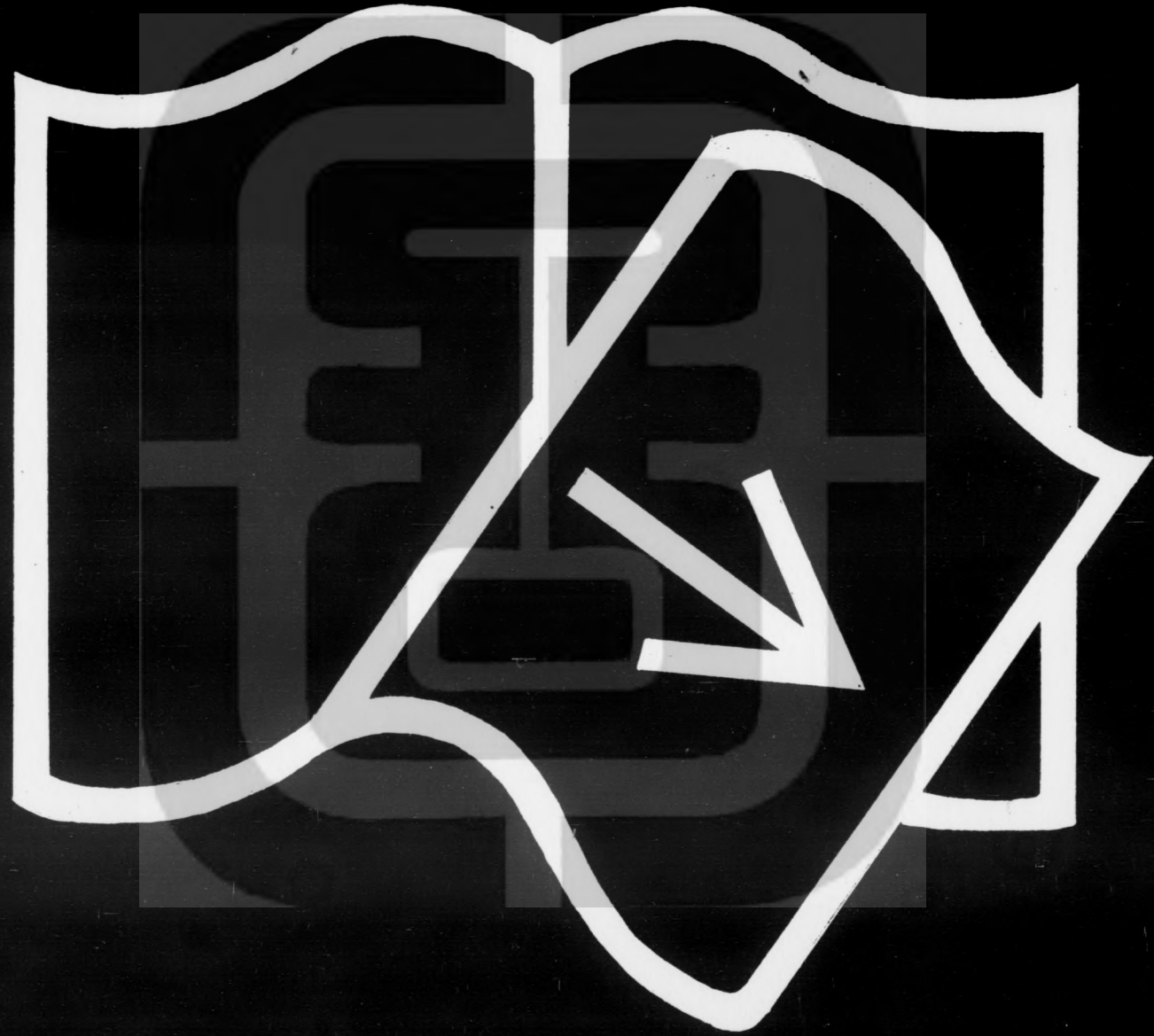
端簡鄭公文集卷八

海鹽鄭曉著 孫心材輯

志論

皇明土官志

土官故隸吏部驗封洪武三十年凡掌土官者改隸兵部洪武中土官無子弟其婿與妻皆襲永樂中襲替人文出十年者亦聽然皆萬里赴闕或獻馬方物請命最謹天順八年三月上西宮徽號始許土官繳呈勘奏與冠裳於是介使未將威福自恣雖托羈縻之名竟開驕悍之漸成化十五年又



原件短缺

有納穀備賑之令則經制日卑規取愈陋 孝宗
末年發憤釐革至正德旋復墮廢嘉靖九年 今
皇帝斟酌情理曲爲條約稍復 祖宗之舊今攷
府州縣正貳幕屬巡檢驛傳凡三百六十隸驗封
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凡一百三十二隸武選
隸驗封者皆領布政司武選所隸或領都指揮使
司文武相維機權攸寓細大相關掌股易運數年
來鎮撫巡部諸臣建白日煩紛更已甚聰明自用
而憲典稍遺矣雲南本徼外地國初元孽竊據戊
申開基尚阻聲教王禕秉義捐軀傳友德沐氏父
當嶺南右偏土瘠民獷視東道特異諸夷窟穴盤
繞其間左黔右鬱荔浦東西殘破不可言大藤峽
深險尤甚成化中誅鋤極慘近復跨江倚山出沒
剽奪田寧梧藤諸孱卒竟不能扼制桂林之北六
峒爲孽則北連武崗柳慶之西八寨尚存則東通
懷遠府江上下半爲夷巢寇竊無虛日矣至今江
右岑氏猛賊雖誅餘孽尚在王盧再叛思田更强
姚鎮勦則黠兵守仁撫則納侮恐數年之間復煩
經略爾四川山包劍棧水鎖瞿硠襟帶擁束足稱
天險惟烏蠻阻其東南蔓繞西抵番簇族欲其馴順

是在調擾龍州爲松番咽喉每遮我餉道烏蒙烏撒芒部諸府雖仰我鼻息顧其內黨日堅數啓隙亂唇齒之勢彼得挾而擾我叙瀘之間宜有機權携其醜類若乃碉門遠引諸番播州旁通西省所謂與蜀盛衰者也

論曰明興平定四海凡夷獠蠻獠猺獞之地西起巴東牂牁抵湘楚包絡湖嶺東折而南南盡海上又東跨百粵三江大者兼據連城細者保持深箐雖稍奉約束要在羈縻而已然兵力稍健乍叛乍歸苟功率過濫拊懷失策雄圖自縮狡窟益深矣况地廣官高擅利習兵生齒益繁財貨益廣詐以謀成罪以功解種憂釀禍蔑玩中土未可謂無虞也嗟乎夏典要荒周官蕃鎮大抵因民順俗橫海伏波逾湟絕嶺輿地漸開化理終塞乃知天德無私王道有量闢國陋於綏人曲防窘於曠度苟醜類自獲飽煖中華不患荼毒吾又何求焉惟夫吏好蓄積政多解弛或遠嫌自潔或求勝喜功於是侵警日聞師徒數起網漏綱頽夷夏並困茲欲收總長策用圖久安必定畫疆理則鄰族靡爭預陳嫡孽則宗庶自定世及之際以時覈聞錢穀之輸

一切報罷而又飭武備於節帥修文德於廟堂猾
亂之憂斯其鮮矣

書六關圖後

居庸諸關本太行山與鴈門諸山相斷數百里鴈
門亘南北太行絕東西表裏縱橫左右縈帶閼狄
藩華時用大矣夫重險由乎天造掌固存乎人謀
自古在昔隆壞多矣得道乎哉失道乎哉

書直隸三關圖後

居庸號北門山形左轉盡漁陽盧龍當山海之際
爲榆關控約遼東西右循太行西南以往包絡數十
城皆平原沃野北連上谷雲中皆宿重兵表裏
雖固真天險哉

山西自井陘西北數百里崇岡複障扼爲居庸迤
邐東折玉帶神嶺諸山若拱若抱七陵在焉外距
四海冶潮河川古北口去虜不遠備守其可忽諸
居庸東去舊有松林數百里中有間道騎行可一
人即札八兒導元兵趨南口者今以供薪炭荐伐

條枚林木日踈薄樹渠藩塞豈無謂耶
紫荊倒馬二關隘口旣多守備不能專內連中山
保塞澶淵古燕趙之郊平夷曠衍無高山大陵爲
之限隔騎兵便馳逐南並井陘接山西路險隘士
馬不能成列東更鉅鹿邢洛遂入齊魯已巳之難
虜有謀奪紫荊窺臨清者不有節庵司馬殆矣而
謂國不以人哉

書山西三關圖後

鴈門稱絕險虜入大同川二邊不能守則鴈門當
其衝矣幽燕之兵出紫荊縈其左延寧之兵度黃
河拂其右虜可邀也昔李牧守鴈門誘匈奴入張
左右翼擊之大捷

寧武諸營堡不甚險隘虜往往由蕎麥川野猪口
入婦女畜產驅逐已出塞而老營遊兵方百里赴
援難矣

偏頭地平可馳馬故多虜患西北冬備河曲東北
時時備大同川

鴈門三關之山東起代郡外斷雲中內畧太原北境西盡雍河之濱

書遼東鎮圖後

遼東西遼東青分營州遼西冀分幽州渤碣之外一都會也西南

起山海歷醫無間長白諸山東南走海上海薄蓋

金以西接盧龍可渡登萊泛吳浙金州旅順口海運陸路蓋州梁

房口海舟入遼地饒魚鹽穀馬馬給吏士或市之葆塞奚

夷彼遂挾以邀我亦以官市縻之而奸闌出入亦

不能盡禁寧遠東西兩屯頗安給錦義地瘠寡生

理廣寧無屯營之利率仰給轉粟與遼陽隔河河

兩濱防虜遼陽以北益聚兵食益窘開原三城中固

汎三向受敵六堡雖復二虜輒集清陽鎮夷間聚

而謀我我失漁樵之利又累我男女易畜產二江
外松花黑龍否則繫之耕織日夜無休時西馬市廢蒲
河懿路殘破不可言撫順通百夷貢市內外皆山
多伏虜我難於斥望瀋陽雖有關上榆林虜馳牧外
險內夷不能援鳳凰壁戟東垂鴉鶻鎖鑰西境並
海四州恃劉廣寧之捷無海寇然遼水南注海溢
不能洩患苦沮洳矣

書薊州鎮圖後

薊州諸山關無慮數百西接居庸北折而東南抵
海上盡漁陽盧龍塞皆其管內鱗泛登萊陸走趙
魏肩肘奚達襟帶原澤馮翊京師號稱雄鎮又地
壤深厚樹畜漁鹽黍稷之利甲於圻內天壽山七
陵在焉余嘗謁長陵登山北望邊關甚近也已已
之變祠官不能至昌平陵衛吏卒如僑寓增埤繕
障於斯爲急喜峰稍深峻山海肩鑰遼東西燕河
太平寨馬蘭峪密雲四營聲勢相援虜即入中兩
營當其衝燕河密雲相掎角遵化三屯建昌固其

內防永平梁城間無虜患亦無海寇薊州轉布粟
遮洋猶海運也興營諸衛初隸北平行都司列守
大寧大寧在諸關山外西北接宣府東北抵遼陽
千里山盤水厓可廬而居旣挈其地界山戎我遂
失外險山戎故葆塞比結媚大種闕我東鄙慎哉
慎哉

雜著

漢黨人論

嗚呼君子未嘗一日忍忘其君故綸中賦外以敦
王事翕名歛迹以完國體皆以致吾心而植吾義
也周公何人方其君臣相孚僚儕相穆鳳翥龍驤
劈畫四海已而三叔閱垣四國裂扈成王含疑召
保弗懌罪罟驟張羅織臣僕留則翕訛益深死則
危疑驟變周公于此有去而已而豐鎬之間塗豕
鬼車禍且不測殆夫天道動威王心悔悟衮繡西
歸國是稍定旋復東征斨斧破缺君臣之際若斯

之難也苟時不可爲勢不敢爲權力不足爲聞望不能爲則遵養時晦撫機順應可也又不幸則避難善俗甘心白首可也是故元愷遜迹于四凶阿衡葆穉于三蘖箕子披髮于狡童仲尼脫冕于婦口柳下躊躇于望國伯玉卷懷於舊邦石碯乞老于綠衣季友假詞于執紼先茂避禍于適秦子哀辭榮于遜魯陶朱扁舟于烏喙子房謝爵于赤松進不結難叢尤以忤戰龍之怒退不招朋游譽以干螫蠖之嫌盤桓委曲不迫不徐可行可止憂樂偕時何其明且智也苟徇名旣急熱心外慕羣疑衆難伺隙而起譬侯張矢集標起風摧君子恬焉自謂得志快意奮迹一時流聲千古而小人磨牙礪齒刀戟森然圍而剗之煖谷可坑濁流可投機發立死而莫之悟豈不愚哉是故君子寧愛身以明道無寧辱身以徇人寧晦名以乘機無寧眩名以速謗寧含章以示默無寧翹言以賈直寧約行以詭時無寧抗行以斂怨嗟乎此非達時大觀樂天知道徹然于進退存亡得失之際者不能與于斯也叔向數晉晏嬰憂齊泄冶諫陳正先許秦忠則忠矣謂之知道則未也况其下此者乎東漢黨

錮諸賢何其誤也并陵二子賓客揣議何關國事
遂成世網范岑冗職干竊吏權事起郡邑聲流學
冑當是時苟有遠覽深識之道障瀾拔石堅留力
阻示以中庸導以豈弟動以危言感以血誠則潰
瓜包犯飛鳥桃蟲尚可救藥而郭林宗賈偉節李
元禮陳仲舉諸人皆夙負時譽亦甘心倡和朋徒
之盛烈于周房附從之勢廣於岑滂亦且巧評激
論顛倒豪強舉袂抗顏頓挫卿相其徒三萬動搖
四海事極變起名盛禍隨張成冀脫微纏交結宦
奄露章上聞天子震怒謂其誹訕朝廷疑亂風俗
移貳貞方扇成詭怪矧人衆勢集則惡逆易染其
死輕生則殘暴難避人言可入主聽可移于是丹
書下迫金購浚求督責郡縣守相停祿勾校姻亞
坐收鄰伍鈐赭偏于章縫黷序鞠爲囹圄囊頭滿
道檻車相望詞連跡牽者二百餘人已而霍尚書
竇校尉表請再三帝怒稍解奄氣益張善淑旣消
陰邪遂熾龍羈涸轍豕逐原野昔以拔茅今且需
血昔以尚口今乃剝膚當是時雖痛心改轍揮涕
自懲亦已晚矣猶且恬不答悟益肆標榜爾曰君
俊我曰顧及譬之雷霆震裂之時而笑戲謔謾不

知敬畏竒禍再起大變斯尋張儉發于朱並曹節
慘于侯覽刊章密捕踪跡益繁李膺輩死獄者百
數十人仇怨相訐報復睚眦其與黨人未嘗識面
交言者盡罹且罔死徒廢禁又六七百人_治殆夫曹
鸞申救殞命槐里于是凡諸黨人生徒吏屬之舊
外內總免之親苟在仕籍盡皆禁錮又不啻幾千
人矣由是下蓄義憤上積刑淫干動天和鼓萃人
怨黃巾倡亂搖動四方呂強因事進規稍得赦宥
卒之賊盜滿山繡斧不能禁將帥不能戢板蕩烈
于衰周典刑絕于商季董卓首撓鍾篋曹操遂移
鼎龜諸君子當時忠義之腸今安在哉嗟乎諸君
子不悟括囊之譽堅于介石勝說之困棘于焚巢
進退迫于羝藩行止迷于狼跋霰集而不知雨雪
履霜而不知堅冰乃欲以區區語言回九河於交
海起萬仞于蟻垤計亦左矣坑誅之禍兆于橫議
誹謗之律始于反唇况乎漢之失德其漸已久褒
姒艷妻積穢中閨皇父家伯矯權外府戚里無丁
公申伯之賢師尹有節山渥鼎之隙賦役繁重杼
軸其空刑獄苛棘握粟出卜讒人交亂發笱逝梁
貪人敗類朔風執熱殆其末年宦星掩帝忠臣烈

士欲投巷牖之約則困于車鄰之寺人欲避苓苦
之災則懲于楊園之巷伯君子于此苟悟進退乘
除之理身名緩急之倫十畝之桑何憂不給四簋
之饋何患不飽經學不明爲人已甚舍田芸田所
博者希所失大矣善乎叔度汪洋淺深莫測孺子
耕稼賓客無聞姜肱韜面竟却圖形子龍添工脩
然絕跡雖與黨錮諸君並居於世而身名俱全余
有取哉

讀晦翁劾唐仲友劄子

君子小人不相容而致亂海宇流禍後世未有若
宋僞學之禁之烈也然此豈獨小人之罪哉漢唐
衰世皆然宋甚矣晦翁何人也卒亦不能辭其過
史稱王淮爲相能盡心事上惟以唐仲友故爲道
學禁痛毒善類嗟乎此可獨罪淮耶今觀晦翁以
淮薦提刑浙東仲友不可以淮故私淮獨可以仲
友故輒數責訐發曾不少委曲哉曰觸忤權貴掇
取怨嫌曰得遂夙心免罹非禍曰退避仇怨保此
餘生曰怨仇當路踪跡孤危曰賊吏黨與並當要

路曰按劾賊吏于忤相臣曰與其失身於讐人之
手不若得罪于陛下之前嗟乎何其迫也晦翁不
能忍淮發憤至此淮又何足責乎君子愛身明道
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讀陶集四八目

淵明先生有云漢稱田叔孟舒等十人及田橫兩
客魯二儒史並失其名夫操行之難而姓名翳然
所以撫卷長歎不能已已也淡泉子曰嗚呼古之
君子固爲已非爲名可名在我而沒世不稱亦安
可勝悼也幸或畧見行事而不知姓名又寧獨數
人哉晨門荷簣儀封人荷蓀丈人皆聰明睿哲君
子才優經世志欲扶天非苟爲遜焉者顧達時委
命與孔孟殊不相妨嗟乎誰能尚友千載默識此
心其姓名之湮滅又奚足深恨也乃若陶唐九男

孟獻三友單父五賢齊四太史秦二十七諫士萬石君二仲子高陵兩昆弟野王二老軼儒生麥丘邑人烏江亭長泉鳩主人陳留老父孫叔敖之弟客齊景公之虞人晏平仲之御頃襄王之射者太公之家令子房之倉海君趙之方與公韓延壽之騎卒富平侯之長史與夫裘公愧扎餓夫羞黔漁父憐胥刺客全盜賈人辭荀伶官歌楚力士擊秦廝卒還趙漢濱詰溫彭城哀勝漢陰拒賜東海絕良童子愛曾小兒諷項負苓譏薛籬桶啓程是其人或毀貌飭心以藏已或曲辭長算以悟人或沐垢茹荼以庇物或殞首匿軀以明義或直情任氣以矯時或遵銳示駑以乘變矯矯翼翼砥平繩直姚姚密密玉質金相均卓犖間世之英也僅爾行迹可見而姓名寂無傳焉則凡雲山邃僻之中江海幽淪之際魚竿牛口之下耕傭春築之間更多玄豹冥鴻淵龍林鶴懷珠櫃玉隱霧殮霞豈惟名姓沉滅併無詞論可聞行迹可覩茫茫宇宙不啻幾何人矣胡其忘世忘名竟其心泯焉已耶抑有重於此而不屑將命使之然也是以史公董相發憤爲文蕭遠孝標感慨興論誠有激於中莫能自

已焉者嗚呼好修君子但求無辱於身無疚於心
無忝於親無愧於鬼神要之晝無忤容夜無寐語
生而不虛死而不沒斯已矣即當世姓名之知不
知行事之傳不傳不惟不必計亦不暇計矧肯後
役爲後世名哉嗚呼觀予言者益不能不撫卷長
歎已也

蛇戒

嘉靖丁酉冬十一月甲申之朝童子告予曰庾有
蛇長且尋丈羣鼠啣之潰其腎腸竟死余曰嗟乎
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冬仲蟄候蛇之不蟄洩氣沮
陽驟遭風雨寒氣總至蜿蜒弗遂竟死于羣鼠固
宜先是孟冬之朏伏雷發聲氛氣三晨冥霧苦霧
不辨咫尺揆之月令陰不固陽是謂發天地之房
蛇之弗蟄雷授之殃也使十月無雷蛇不啓不死
即有雷蛇能坏堊內俯亦不死蛇即起遇風雨暴
寒遄反故穴亦不死內典有言嗔性成蛇以故佚

躁羨信厭屈螫而雷即起起即不肯復螫其死無
足怪者嗟乎嗟乎君子其小懲大忍以平怒乎其
掩身凝志以韜靈乎其齋戒退藏以儉德避難乎
是故善用冬令者必厚自葆萃以待陰陽之所定
余於是乎深省

嘉靖名臣頌

嘉靖名臣頌爲新建伯王公守仁少師大學士
楊公廷和少保兵部尚書端敏胡公世寧少傅
大學士蔣公冕少保大學士石公珪少保兵部
尚書康惠李公承勛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林公
俊少師大學士楊公一清少保吏部尚書喬公
宇吏部侍郎何公孟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彭
公澤太傅大學士文襄席公書太子太保禮部
尚書文敏霍公韜大同總兵太保梁公震遼東
總兵都督馬公永凡十五人

於明高皇載開載闢刻戎雪華赤鼎黃革軼唐襄
周正位光宅燕翼鴻貽鳩盤宗祏八聖淵源道崇
政覈世斯及斯惟親惟德濟發沔江光橫軫翼代
邸濮藩豈云陋側紹摯堯年燭燕漢嶷日角虬髯
龍顏鳳臆明作萬幾敦率六職結網更絃勿褻勿
逼時有名臣治五亂十杖鉞星垣秉鈞天邑緝武
經文鴻磐夔螯才與時際道隨身輯亦有聞望豈
無訛滂才後人備事假衆集

新建伯王公

矯矯王公英資超崛老佛孫吳歐蘇宋屈一悟翻
然良知沕沕右陸左朱羣疑衆怫聖域閑閑道岸
屹屹力鞏志寧庶其彷彿牯牛譏豎田禽殄瓠俘
鼻檻長寧剗彬荆師律儒珍長裾短褊嶺北嶺南
茸棠芾芾朋來盍簪汾湖炳蔚彼采苓者聯章矯
綽

少師大學士楊公

新都番番沉心朗識康陵再相徘徊九戩搖搖翠
華楚南秦北寂寞文華善類無色細蠹剝床元克
敢弋宦闈樊排渭璽絳扞內籍徽音外奠崇極談
笑危疑弗徐弗棘帝曰孝思嗟余偏旻大號三釐

道爾誅極天王聖明議禮垂則亦將亦匡老臣暗塞

少保兵部尚書端敏胡公

杭三少保惟于惟岳惟端敏公允武超犖古貌古
心中靈外樸觸觸驕藩力摧其角微服扣閤囊頭
徙朔長孺含章晁生天祿防豈後時幾乃先覺繡
斧峩峩奮白清濁晚躋玄樞造膝丹幄余曰履霜
余曰重較余曰練才余曰敦學忠梗上孚竟罹謠
詠

少傅大學士蔣公

蔣公端澄亦簡亦慎下襲九淵上凌千仞愚不可
卷堅不可磷胡慶非殃胡貞非吝稱詩蓋臣允書
壽俊左右楊喬顛倒張桂十九紛更再三調劑頓
首平臺苦言隕涕臣曰唐虞皇曰孝弟陵殿初成
統嗣再繼父子之倫君臣之際卷舌留讒山椒水
澁

少保大學士石公

石公庭庭靖方介格氣拔幽恒志探伊洛雅操圭
璋雄文彫臞槩足久要義匪寢諾洗滌衡曹周旋
密閣孰我毀譽孰我囊橐時逐低昂我胡前却謁

廟危詞陰強陽弱三封內批矢情丘壑賦鴈悲羈
贊士嘲瞶賜策懸車終始鶴鶴臣貌不揚臣心不
忤

少保兵部尚書康惠李公

嘉魚楚材融通爽霽學本家庭名由砥礪迹示盤
桓寧甘吟嚙會守南昌柔綏武厲東園言言山戎
喙喙撥憲以澄董師以制乃條六黃乃翦五細周
達人情諳練國契雄算籌胡省災深計積積憂勞
趨朝顛蹶需爾天卿重瞳屢諦黔婁展禽謚兼康
惠

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林公

見素清英蚤好姘節佛關韓疇蜀靖張埒謝祿深
棲如暫避涅江濠不共誣命干竊千里一函義風
杰烈起踐秋臺平反係繼孰富孰威守我陳臬禮
疏同蘭黨議共覈介石胡堅投魚胡決葆抱孤貞
大巧似拙啓手遺章餘忠自竭矧有文章鏗如金
鐵

少師大學士楊公

達哉邃菴應變警捷高略深資難睽易盍坐填褒
衣門攬長鈇燕許文章秦隴事業石畫四迴金閨



原件短缺

三接奸瑾宄璠遙虔邇劫兵貴形牽謀尚幾合亞
夫中堅弱翁私聶搏虎於樊襲狐於脅起視戎輶
遄歸理燮狗正傾邪功隳利喋萬鎰織瑕煩言緩
頰

少保吏部尚書喬公

喬公韻宇寬綽和平魁梧山立翰藻雲行見惡無
咎聞善若驚盜起洪都窺窺建業奸吏其言克奄
詭喋潰川原火不震不懾六飛南巡左超右卓刑
緩甸師妖纏大角密意寢謀屹如山岳乃總百揆
乃康羣流宋奚比漢琦肯誤修勿履虎尾而首狐
何謂尊沓拜相武英即命稠榻進賢遠奸願無雜
選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敏霍公

侃侃文敏直毅無前意乖程馬業喜固遷黯亦甚
蕙誼非少年竒跡穎脫飛辯河懸累書交疏謂非
我職政資清議理賴皇極憤或詆口義或形色遏
惡揚善揉曲逾直昔胡從宓今乃歎老淹速殊途
行違一道堅冰不遲苞桑宜早乃圖聖功勗哉阿
保

大同總兵太保梁公

赴赴梁公行間奮迹豸面鳶肩鷹胸虎額氣擁雲
雷機深几席士戢其武亦其澤移鎮雲中兵驕
將猥旌旄一麾聲靈頓改夜蹴黑山晨搜青海奪
彼草泉繕我溝壘紫韁千羣蒼頭百隊禍讐唐藩
威行漢塞胡隕干城憂我恒代寵贈上公增此敵
愾

遼東總兵都督馬公

馬公特起明慈信劾說禮敦詩跨馬穿札守督漁
陽心懸大寧曾是甌脫薄我郊坰乃鉗其酋乃携
其羣百里未闢三捷來聞密章獻忠收攬賢傑義
滅坤囊譴深需穴全遼喁喁載乘符旃涉河陷陣
逾山毀巢疆陲外靖伍卒內囂腹心弗潰掌股斯
調於惟先達械芑盈朝或更九試或貺一朝和不
爲比競不爲囂同聲同氣道長道消惟予小子瞻
斗望洋奚終晏謝梁摧鏡亡效詞表呂竊比彭楊
用拘簡素以俟旂常

平齋沈先生像贊

此平齋像也能象之冠裳而不能象之道義能象
之丰儀而不能象之志意質而文廉而易直而溫
柔而懿誦六經而覽百家通時務而敦古誼如先
生者竟老於適軸之間而不得爲明堂清廟之器
乃知古昔三物賓興之典其終不可棄也耶

自贊

爾貌何癯爾心何漉爾言何銳爾行何翫或謂爾
躁迫或謂爾憂悵或謂爾剛愎或謂爾精悍爾病
弗弭爾質弗變涵養爾性情勿恃爾聞見沉潛爾
經書勿耽爾史傳不覩不聞莫見莫顯知存知亡
可舒可卷尚胥顧于箴言庶收功於瞑眩不然將
負爾百年之身而寧剪焉自謂一時之彥

連珠

三十首

余聞道莫大於綱常有主則立政莫先於禮樂非
人不行故作之君師治教所繫防以和敬陰陽乃
平

余聞巨室將顛一材莫措狂瀾雖迅寸隄可防故
師匠地營揮斤可藉河流天注砥柱奚傷

余聞事有重於潔名矢丹心於白日身或輕於去
國較玉折於蒲芬故楚問九天寧忍懷都之族齊
留三宿尤存庶改之君

余聞易棟需材大小異區瘳疾需藥甘苦殊性故

棄大取小難扶六宇之顛厭其即苦何補七年之病

余聞日中見斗本非天道檀下有穀固乃物情故晝夜相旋兩儀不廢忠邪雜進三黨遂傾

余聞藉之白茅無咎之術困於朱紱有說其徐故忠信可昭猶云泮渙屈伸靡定聊以躊躇

余聞羣芳破穢合志爲難一簣成山收功甚疾故斷金可利尚有賴於同心介石是貞貴見幾於終日

余聞采葑采苓人言罔極匪兇匪虎吾道何屯故坦坦素履不懼虎尾之厄凡凡赤烏自靖狼胡之嗔

余聞孝定於禮本以從周政急於名猶之助衛故秉禮空傳於魯國宣子留規正名徒講於聖門仲由滋蔽

余聞先咷後笑難取諒於他年大往小來詎忘情於當日故義從進退碩果有期命委吉凶小狐竟失

余聞就重華而陳詞獨抱烏號之痛指九天以爲証或囂相纒之嘲故蒼梧暮雲空餘宿草寒江夜

雨苦動潛蛟

余聞懷瑾握瑜好此嫵節毀鍾鳴釜殃乃逢時故
重石可任蹇蹇違心比草不芳將將速訾

余聞耻畫已於半途力定則敏咤拒人於千里志
遜則虛故載驟駸駸十駕何後伐檀坎坎一竅尚
踈

余聞施衿結帨乃全九十之儀抱布買絲遂至二
三其德故刈楚秣駒熱中久愧方江泳漢改路貽
忒

余聞襲常非義能遷則崇任重爲仁失守則譎故
樂土可依恐拂鶉居之喻高山是仰尤增蚤負之
憂

余聞交扈啄粟本非其性飛鴉食黠且革其音故
侈心生矣或直尺而枉尋改悟翻然乃厲深而揭
淺

余聞陸海飛波奚取諸渙積薪厝火詫見乎離故
可戒衣袽禰祭有福旣傷童僕焚巢何疑

余聞昌詞正色足破邪謀內陰外陽遂傷善類故
強藩奪氣由知汲直之賢曲學當時竟落江都之
位

余聞過虎豹谷者恐發於聲當盤孟殮者或徵於色故害有所可避不必倣以周廟之緘利有所可趨不必嘗以齊封之域

余聞屬性於內者用晦而明標命於外者先善與利故木雞可鬪在腹無虞泥牛不返東陵可戲

余聞道有升降匪是古而非今教有淺深豈先傳而後倦故被華服於猿狙竟速周公之誚薦太牢於海鳥能無顏子之譴

余聞王貢殊途彈冠坐舉曹劉共事投箸成嗔故心迹交乎胡越可爲左右手利害相激兄弟或如

道路人

余聞宣聲耀迹利或隨之韜靈畜德害則遠已故鳴鴈後烹若競漸磐之志其泉易潔奚煩井甃之池

余聞別鶴孤鸞諧俗非調游魚秣馬動物有腔故濮上桑間竟以亡國靈臺鐘鼓由之造邦

余聞麥垂黍仰異春秋花實之期鳧短鶴長共雲水飛鳴之屬故力有所不可強孰能簪筆而荷戈才有所不可棄豈無尺瑕而寸玉

余聞帝出震春枯乃發露爲霜秋芳遂傾故物貴

乘時化機迭運仁需藏用造物已益

余聞箕風畢雨適逢其時蘋鳥木曾固非其地故
撫三時而務農者懸磬無憂視九地而行師者建
瓴自易

余聞纘三王之緒尚有藉於後賢復九世之讐庶
不隳於先哲故故宫離黍空傳食洛之龜揚水束
薪莫止戊申之轍

余聞天地位焉毀乾坤則無以見易陰陽和矣交
上下斯所以爲泰故朝曰君臣嚴敬之巨防燕稱
賓主和樂之嘉會

余聞兼山著其背之占介於石矣習坎效維心之
象渙若冰焉故剛柔萬變隨物而能慮夷險一節
安土而無遷

晉齋箴

有序

同年水西華職方先生文行君子也秉正嫉邪竟
爲權奸中傷不究於用厥胤泮緝熙家學以晉名
齋箴以貽之其詞曰

易有太極闡化裒神兩儀六子象數相因觀之玩
之言意交伸乃取諸晉居身所珍曰晉云何內順
外明明順相濟胡履非貞以昭爾德斯邁而征以
遜爾志旣和且平明無察察順無卑卑毀爾靈覺
秉爾謙撝慮以下人百志惟熙資始令終永言孝
思悔也勿文摧也勿愁福爾王母接爾康侯有慶

無咎樂以忘憂含章麗正於焉藏脩

觀井圖銘

宋太常博士陳靖曰淳化中余將命之狄丘道由彭門有客得彭祖觀井圖以爲貺中有臺榭人物山水森森然蓋狀其佳象幽致表繪事之工余無取焉所慕者惟彭氏面井而覆之以輪背樹而纜之以繩凭杖歛躬跼蹐而迎視兢兢若將墜也嗚呼古人臨事而懼有若此檢身遠害有若此後之君子能無效歟余實好古者歷其跡於傳記雖復而難信且夫子云竊比於我老彭亦其驗也故作銘於座右曰至哉古人遠害全身戰戰兢兢恒若

履冰朽索之馭納隍是慮天子則之鴻圖永據存
而懼亡繫於苞桑諸侯則之其國必昌若舟弗濟
夕惕而厲大夫則之其家孔熾直哉惟清執虛如
盈士子則之其道元亨不爭在醜無愧屋漏庶人
則之其食孔阜予省予行予慎予守竊比老彭式
介眉壽予旣繪彭祖觀井圖并錄宋太常陳公所
著銘於上顧其文義雅博非兒輩所能及也復爲
淺近之詞令易解云嗟乎圖不盡形銘不盡意予
子淳伯準仲洵季尚念予言交相儆愆汝身何從
父母天地愛之敬之吉無不利臭味色聲持行德
視服闋登高乘舟攬轡何安非危何險非易禍福
自求是趨是避理不御欲氣不從志顛覆厥德形
神俱瘁雖悔曷追自暴自棄孝子仁人罔敢豫戲
事天事親厥心不貳勗哉諸子夙興夜寐

午山銘

奕奕安陽望於楚中昆侖磅礴含靈萃冲若拱若
抱既隱既隆經之營之坎爲泉宮爰獲竒石厥文
永午午永陽安意言相伍有開必先匪今伊古斯
乃神授以篤家祐乃象物宜而占數術是爲乾龍
是爲離日是爲書九是爲圖七於茲發祥終焉允
吉仁人孝子克慎克蠲思啓行冀余敢弗虔敬以
自命有順無愆秉茲陽德事親事天

弟子說

有序

廖湖東先生之任文昌曉旣贈以朴翁之文矣平生恩義一別萬里江湖滿地繼見末期復作弟子說弟子微也言有尊也曷爲尊師也曷爲而尊之以成已也是故敬其師焉資之以事君也忠也愛其師焉資之以事父也孝也臣繫於君子繫於父弟子繫於師一也世之爲弟子者吾惑焉方其請學於師也坐之南面北面而拜之一旦起而相侮如戴少府之於安昌侯者驟然自以爲達也即幸而仕矣則以官闕加其師寧無應泰山之愧乎其

進於是者曰吾非其學弗學也為之師者從而信之晨周暮孔惟恐其弗喻也唯唯而退未及出門墻而夷攷其行弗若矣視邢和叔一日三點檢者豈不尤可哀哉籍混輩於韓考功文詞談論聞耳一經指授終其身不敢叛去彼剽掠糟粕僅能行墨輒自挾為長技而俯視其師委而不復顧其賢不肖何如也嗟夫七十子之服孔子也猶君父也自是而後河汾盛矣貞觀諸名臣竟無一言及其師者何也伊洛之學又非河汾所及故人之疑殆有甚焉吁可歎也曉嘗觀弟子職自言色食飲酒掃燭衽莫不有教是以心虛氣平無復驕惰之習此其成人莫不有純和子諒之風焉今也三尺童子翹然自負教之以弟子之事則面赤背汗而不肯為長而益狎險躁悖淫百病交作無惑乎其然也昔退之作師說謂人弗師其師爾使其悟焉擇師而師之猶可望也今既師之又從而褻易之棄置之甚而仇讐怨惡之相觀相襲以為當然則今之時又非若退之之時矣湖東先生非直官聯之師也曉之於先生也其將為弟子乎其弗得為弟子乎

端簡鄭公文集卷八

孫心材校

端簡鄭公文集卷九

海鹽鄭曉著

孫心材輯校

疏議

大同疏

嘉靖己丑正月十七日進留中

大同之賊罪大惡極決難輕貸邇者命將出師無
 功輒返 皇上軫重 宗社再議用兵本部調遣
 星夜四發既又差官體勘既又會官集議勅旨頻
 仍乍行乍止臣竊惑之國家承平日久武備漸頹
 幹弱枝強內輕外重蓋自甘州總兵李隆賊殺都
 御史許銘時邊防漸已多事其後宣府教場吶喊

寧武點名潰散腹心之疾日甚一日至於大同軍士積惡尤深御史張欽下操官軍誼譁抗拒其時上下因循未能明正刑法馴至今日釀成禍變大軍致討尚肆憑陵朝廷誅其首惡不過十六人彼乃讐殺數十餘人是以殺人之威抗朝廷也朝廷賞誅首惡者銀四百兩彼乃奪取其銀凡殺桂勇家丁者賞二百兩是以賞人之恩抗朝廷也都督魯綱回軍到部臣問以駐軍陽和等處何不取桂總兵到軍前一問賊中動靜綱對臣曰誰肯便放他出城臣問既說地方寧靜何不一進大同城內宣布朝廷威德綱曰誰敢進去臣問前誅首惡果真正否綱曰首惡那是郭鑑等本部郎中趙錦自大同歸對臣曰首惡不在五堡行伍中由此二臣之言觀之大同之亂良未已也唐縱朱克融於盧龍竟復失河北今日首惡那是郭鑑等又曰首惡不在五堡行伍中是誠有如朱克融者在其間矣可不爲寒心哉爲今之計用兵有禍不用兵亦有禍用兵之禍速而小不用兵之禍遲而大小者止於一鎮大者聯於九邊周思歷算較短量長用兵之議誠爲上策然遷延宛轉再三未決者特無有

爲 皇上負荷此擔子耳夫宗室固可憂而祖
宗社稷尤可慮良民固可恤而異日兵連禍結民
靡底定尤可哀誠願 皇上思念及此赫然斯怒
發士卒數萬錢糧數萬別選志慮忠純爲國任事
文武大臣各一員爲之總帥令其臨城布陣索取
五堡亂軍頭目檻送京師追究前日至謀之人加
以赤族之誅其餘首惡如郭巴子者止誅本身脇
從不問則鎮藩知畏姦宄潛消何有潰亂四出之
患舍此之外更無長策然兵凶戰危勝負無常更
望 皇上堅持此議不爲動搖務平大憝用收全
功昔唐自肅宗以後君臣幸安河北之地盡爲藩
將所據憲宗發憤倚用裴度力排衆論決意用兵
卒能光復土宇爲唐中興賢君相是時以靈武奉
天之難恫疑恐惕者不下數輩憲宗裴度惟斷乃
成耳 皇上誠以憲宗爲可法大臣誠以裴度爲
可師一城叛卒何足爲全盛之憂哉今若苟逸偷
恬長奸養亂各邊相扇同日而起外交戎虜內侵
圻甸其去京師不過旬日 皇上雖追咎今日當
事之人亦無及矣臣備員該司不敢緘默伏候勅
旨

乞養病疏

臣海濱賤士幸濫仕途黽勉稱報豈敢愛力緣臣
 賦質素弱自幼多病積習既久遂成虛怯形骸枯
 槁面色痿黃痰嗽驟發飲食少進累經醫藥不能
 痊愈况臣父年幾七十念臣千里孤身殷憂成疾
 愈疾愈憂愈憂愈疾臣又以父病關心精神恍惚
 每一南望幾致喪心是臣一官而臣父子二人之
 命係焉如蒙勅下吏部查照刑部主事項錫事例
 令臣還鄉調理病痊之日赴部聽用則 皇上孝
 治曲成之德臣雖致命曷足云報

再乞養病疏

臣棄親來京本圖祿仕詎意水土不服攝生欠謹
舊症時發十日九病外曠官守內貽親憂臣已於
本年初八日奏乞養病旨下吏部立案尚期痊愈
復出供職而臣妻劉氏竟殞命潞濱見今旅殯舟
中遺有四歲幼女旦夕哀號臣久病呻吟之際罹
此驚憂疾日益增屢藥弗效日食數匙枯槁特甚
臣之病狀衆所共見豈敢自誣如蒙勅下吏部查
照監察御史劉訥事例容臣回籍調理病痊之日
赴部聽用不惟息臣父子懸念之情臣亦得以安



原件短缺

靜休養幸不早填溝壑叨祿效勞尚有日也

薦文武官疏

題爲懲前慮後陳愚見以裨邊務事准兵部咨節
開該工科給事中徐浦題前事內一件舉將才以
備任使奉 聖旨兵部看議了來說欽此欽遵看
議得給事中徐浦所題相應依擬合行在京九卿
官限半月以裏各要虛心採訪但有忠勇過人智
略出衆及明習天文諳練邊務可備軍旅之用將
帥之選者不拘文臣武職見任革任緣事聽勘及
山林隱逸微賤各疏名具薦兵部議擬上請定奪
仍不得濫舉匪人致滋請託違者聽本部及科道

官叅究治罪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
到部臣等虛心採訪得見任革任文臣武職可備
軍旅之用將帥之選者凡一十員如原任山西叅
政胡松材可剴煩智能應變勞績已徵於太原方
略備見於章疏力田糊口匪徒邁軸之良閉戶沉
思可謂干城之器原任春坊贊善羅洪先學以廣
才而心迹光明志以帥氣而德性堅定覽究孫吳
之書端諒有識習知占步之術朗達不踈原任應
天巡撫都御史今克軍曹邦輔持已清方賦性忠
勇身先士卒其苦相同惠及瘡痍錙銖不擾追南
京流劫之寇殄戮無遺却監督橫逆之求中傷有
自大同先致仕今代副總兵尚表年力未衰忠勤
茂著出奇以挫賊鋒俘馘具在行間以携賊黨營
帳漸移竟收保障之功皆其鼓舞之力五軍營副
將雲冒昔克總帥累建奇功今在京營申明師律
老成練事聞望夙著於同儔精神折衝姓名久馳
於異域薊州副總兵馬芳膂力方強騎射出衆發
身行伍能識士卒之情歷樹戰功備嘗險阻之味
邊境服其恩信虜衆畏其驍雄大同閒住叅將趙
臣聞鼓鼙之警歎髀肉之復生懷桑梓之憂即纓

冠而往救方醜虜窺城之際勵氣巡城迨援兵入
餉之時乘危轉餉獨石叅將劉漢守上谷之東隅
孤懸足倚扼漁陽之西界斥堠甚明勞苦當一面
之衝果毅衛三軍之帥宣府叅將郭鎮蚤肄鞞鈴
夙乘壘壁先驅後殿綽有虎視之威合騎分營累
挫鴟張之寇原任叅將黃演膽氣雄豪弓馬閑熟
繕修關塞經理屯營處危地而結陣完師遇勅敵
而鼓勇決戰以上各官雖文武不同職任亦異要
皆練達時務曉暢戎機有勇有謀可戰可守者也
再照永樂中百戶孫岩退閒子亨替職岩復起用
歷官都指揮使封應城伯稱爲功臣成化中遼東
巡撫馬文升克軍起用歷官少師吏部尚書稱爲
名臣即今南倭北虜尚在用兵欲求所以上體
聖心下安民庶惟有用入最爲急要是應破格超
資取新求舊務集僉謀用收羣策如蒙勅下吏兵
二部再加詳議如果臣等所薦原非濫舉徒滋請
託即爲酌量叙錄擢用起用見諸施行臣等不勝
幸甚伏乞 聖裁緣係懲前慮後陳愚見以裨軍
務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嘉靖三十七年五月
十三日進十五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

明職掌疏

題爲明職掌以平刑獄以一政體事山西清吏司
案呈奉本部送貴州清吏司主事鄒光祚呈奉本
部劄委本職管理嘉靖三十七年春季紙劄查得
內翰林院五軍都督府吏戶禮兵工五部通政使
司大理寺宗人詹事等府鴻臚光祿等寺吏科等
六科翰林院尚寶司國子監太醫院四夷館行人
司及內府司禮尚膳等監承運針工等局春秋二
季并本部十三司四季舊額該支紙劄共一百一
十三萬六千八百三十七張俱於本部十三司問

過囚犯官民告紙內支給本部近因詞訟既簡紙
劄甚少各衙門應用紙數日逐候領似不可缺呈
乞處等因到部送司伏覩大明會典一款吏戶禮
兵工五部及大理寺歲用紙劄刑部關支不敷於
都察院見收類解紙劄內關用如又不敷并刑部
題奏本紙俱於兩法司支贓罰銀兩買辦又一款
吏戶禮兵工五部凡有應問罪人不許自理俱付
刑部又一款五城兵馬司凡巡城御史批發囚犯
該司取供送法司擬罪發落又查得成化年間該
都察院題准兩京法司接受詞訟與在外不同在
京一應大小詞狀例該通政司受送各衙門施行
至如巡視等項御史縱有分內當行詞訟俱送該
城兵馬司轉送刑部問理又查得嘉靖三十三年
該南京刑部尚書顧應祥條陳四事內一件明職
掌查得問刑條例南京詞訟干係地方者除內外
守備官受理其餘一應詞訟悉赴南京通政司告
送法司問理近年以來事體漸更各衙門自受詞
狀揆之政體甚非所宜一件處紙劄照得南京各
衙門紙劄該刑部取用今北京紙劄刑部都察院
各管半年南京既有巡撫操江都御史又有六科

巡城等衙門准理詞訟本部不特紙價不敷雖賊
罰無所於處俱該本部議題奉欽依行南京府部
及守備等衙門凡軍民詞訟俱赴通政司告送法
司問理不許一槩接受其紙劄各衙門隨數多少
酌量均支如再不敷許於入官贓罰銀內動支買
補等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該司呈稱各衙門紙
劄不敷欲要查議一節爲照該司所呈雖爲紙劄
不敷然實侵奪職掌以致刑獄冤濫政體紛更非
細故也在京各衙門歲用紙張春秋二季例該一
百十三萬六千八百三十七張以每年三百六十
日該紙三千一百五十七張俱於本部十三司問
過囚犯名下取給今通政司送到狀詞每日少則
一二張多則不過六七張於內又有例不該准者
詞狀紙劄贓罰通爲一事先年紙劄不敷許動支
贓罰買給今詞狀旣少紙張亦少贓罰豈得獨多
以故累年紙劄不敷動支贓罰年復一年贓罰無
幾一二年間必罄竭又將何以處之切緣在京一
應大小衙門人犯俱應叅送法司問理大明會典
開載甚明近來各衙門不遵 成憲各受詞狀徑
自發落紙劄贓罰通無查考甚至強竊盜賊止送

人犯不開贓仗人命威逼量追埋葬不送問擬笞杖以下不暇論矣其間類多枉縱徃徃具告通狀送部因而平反者甚多夫輦轂之下 聖明在上 一應詞訟既不由刑部問擬又不經大理寺評允越職侵官任情廢法踵弊效尤肆無忌憚職等待罪刑部知而不言是爲失職况四海之內孰非朝廷赤子而神州赤縣百萬生靈尤爲最切近者今各受詞狀拘提禁繫箠楚結斷甲可乙否此重彼輕致使良善苦於紛拏刁潑喜於詐害是小民之不安其生又有甚於法司之不得其職矣職等直因紙劄缺乏一事究極弊源冒昧上陳伏乞 聖

明申飭在京衙門務要各安分守欽遵大明會典及成化年間嘉靖三十二年部院題准事例凡軍民詞訟俱聽赴通政使司告送法司問斷不許逕自受理各衙門有應問人犯俱要叅送法司不得逕自決發其巡視五城批送兵馬司人犯除情輕無可結正就被量情發落外若係杖徒以上罪犯亦要叅送法司問擬通送大理寺審允發落庶幾職掌旣明刑獄清平政體歸一賊罰銀兩不致乾沒年季紙劄亦能取辦矣嘉靖三十七年六月初

一日進初三日奉

聖旨是在京軍民詞訟各衙門并巡城御史不許徑自受理今後故違的你每查叅來說欽此

會題詳議賊犯王直等疏

兵部等衙門左侍郎等官江 等謹題爲仰仗玄

威計獲海上巨寇事兵科抄出總督浙直右都御

史胡宗憲題前事等因又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

周 題同前事俱奉 聖旨兵部會同三法司詳

議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看得總督浙直右都

御史胡宗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周斯盛各題稱

問擬過犯人王直葉宗滿各謀叛斬罪王汝賢越

度緣邊關塞出境絞罪及稱葉宗滿王汝賢俱各

歸順報効欲從未減定擬充軍王直妻子免其爲

奴止行流置伊母汪氏八十以上犯流依律議貸
葉宗滿妻子令其隨住伊弟葉義三十八量擬本
等罪名發落各一節臣等謹遵 明旨會同刑部
尚書臣鄭 等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臣周
大理寺卿臣馬 等 覩大明律一款凡謀叛
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斬妻妾子女給付功臣之
家爲奴財產並入官父母祖孫兄弟不限籍之同
異皆流二千里安置又一款越度緣邊關塞因而
出外境者絞又一款年七十以上犯 凡罪以下收
贖八十以上反逆殺人應死者議擬奏聞取自

上裁欽此臣等詳議得犯人王直葉宗滿背華勾
夷謀叛之罪已不容誅王汝賢越關出境作逆之
狀亦自難掩坐擬前律於法允當今胡宗憲等議
欲將葉宗滿王汝賢貸死克軍恐未足以正法其
王直妻洪氏妾許氏男王澄小記陶福葉宗滿妻
張氏男葉天祥各係謀叛親屬俱應爲奴葉宗滿
弟葉義三十八亦應流置俱難別議王直母汪氏
招年八十以上犯流相應議擬奏請及照王直葉
宗滿罪惡已極神人共憤通行解獻闕庭顯戮市
曹以彰國典但其作孽始禍原在海上似宜就彼

典刑以快人心恭候 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巡
按御史將王直葉宗滿查照原議斬罪即時處決
梟示海濱以爲叛逆之戒王汝賢一併處絞各犯
妻妾及子洪氏許氏王澄小記陶福張氏葉天祥
等七名口俱押解來京給付功臣之家爲奴財產
並入官葉義三十八流二千里安置汪氏合無依
律收贖惟復別有定奪庶國法昭明人心知所警
懼矣嘉靖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進二十九
日奉

聖旨王直背華勾夷罪逆深重着就彼處決梟示
葉宗滿王汝賢旣稱歸順報効饒死發邊衛永遠
充軍其餘依擬欽此

會題處置南京叛軍疏

刑部等衙門尚書等官鄭 等謹題為擒首惡以
 安重地事廣東清吏司案呈到奉本部送刑科抄
 出該本部等衙門題前事先准兵部咨兵科抄出
 該兵部題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
 南京兵部等衙門尚書等官張 等題近緣南京
 戶部扣減月糧五營兵衆一時並起攻圍督儲公
 署將侍郎黃懋官追逼越墻頓跌昏死拖入大中
 街懸屍橋坊備極慘辱又將本官故妻破棺出屍
 所有家財劫掠蕩盡彼事起倉卒只得委曲撫處

原各兵原無叛心祇十數兇徒乘見衆怨誘脅至此當即解散即已各隨營伍操習如常而首事姦人自知罪重乃復招誘徒黨或謀於野肆或飲於神祠倡爲洗營之訛圖行走海之計以致人情危懼洶洶動搖臣謀同本部右侍郎李遂訪據坐營華恩把總張勳等開報首惡周山等叅互無枉乃先期出給各軍安家小票又各一張隨於三月十六日部勒戒嚴行各營把總分投捕獲周山蔡忠劉鑾勝彪顧山陳官三鄭計孫鮑惠褚號金嚴南張玉馬紀繆鑾劉華夏鐸李伸李文昇祝昶朱受兒謝學及先獲今故錢周江伏住江南蔣貴葛貴等二十五名并未獲一名唐四兒臣等會同內外守備鞠審無詞隨行給示榜開各惡姓名即有脫漏俱不查究大抵事干人衆寧有遺奸不敢濫及要以杜其轉攀之口而安其反側之心耳再照前項兇逆雖釁起於積怨而事緣於激成然各軍叨蒙國家恩養垂二百年承平日久曾無征戍之勞即使支放愆期亦不過有司出納之吝乃敢於白晝大都之中戕害大臣逼脅府部重傷國體厚負天恩但原其初心止因饑年艱窘讎害所司本無

他意不有重創何以正法不有大赦何以安人臣等義激安危事干職任不敢復愛身家勉效尺寸伏望 皇上念 祖宗根本之重擴天地好生之德早賜處分以釋疑懼此輩苟有人心感蒙生全之恩當益效死之報矣等因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卷查先爲總督糧儲官捐勒月糧激變事該南京內外守備太監何綬等題該本部議擬覆題節奉 聖旨各管軍士平日受 朝廷糧餉惠養輒敢違 長法度本都當重處爲首的着坐管管軍官查出治罪其餘的姑念激變所致俱與赦免南京兵部仍出給榜文曉諭欽此已經通行欽遵外今該前因查呈到部臣等看得南京營兵本以烏合原非虎旅豐儲坐食受朝廷養育之恩沃土安居無邊陲征戍之苦不能感奮效忠外淨倭氛乃敢於白晝大都之中脫巾羣噪戕辱部臣據城勾虜雖少異雲朔之克越貨傷人寔不減其涼之變律以無將之戒即便通行誅夷亦不爲過仰蒙 聖皇在上好生之心乾坤合德燭微之智日月同明憫其無知止欲擒其首惡開其自新遂盡赦其脅從至仁大義招揭無遺

隨令渠魁相繼就縛一時根本之地倏爾輯寧四方觀望之情居然消弭地方幸甚臣等幸甚所據逆犯周山蔡忠劉鑾滕彪顧山陳官三鄭計孫鮑惠褚號金嚴甫張玉馬紀繆鑾劉華夏鐸李伸李文昇祝咏朱受兒謝學錢周江伏住江南蔣貴葛貴二十五名罪惡深重難以輕貸合行南京兵部會同內外守備三法司堂上官并掌科掌道官文書到日再審無異即便押赴市曹依律處決中間果有監故者一體斬首梟掛作孽去處以示懲戒脫逃唐四兒懸賞構捕務在得獲其餘無名者縱

有脫漏欽遵 明旨悉行宥免以後不許諸人挾讐攀告致生疑懼南京兵部仍出給大字榜文明白曉諭等因題奉 聖旨這件事情還着三法司會同科道等官再詳議來說欽此欽遵咨部送司案呈到部臣等謹遵 明旨會同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周 等大理寺左少卿臣張 等吏科等科都給事中梁 等浙江等道監察御史劉 等會議得犯人周山蔡忠劉鑾滕彪顧山陳官三鄭計孫鮑惠褚號金嚴甫張玉馬紀繆鑾劉華夏鐸李伸李文昇祝咏朱受兒謝學所犯俱合

依比凡奉 制命出使而官吏謀殺已殺者律皆
斬犯秋後處決爲照前項事情初因黃懋官稽誤
月糧激變軍士周山等不思受國厚恩乃敢脫巾
呼噪遂致聚衆殘害部臣情罪甚明法律具在但
中間多爲饑荒所迫似有可原仰蒙 皇上天地
好生之德止誅首惡肆赦脅從今該南京兵部將
周山等拏獲具奏前來隨該兵部覆議上請復奉
明旨特令臣等再加詳議比擬前律似亦相應合
無恭候 命下仍咨行南京三法司衙門將各犯
再加詳審其情真罪當者依律牢固監候處決中
間或有原非首惡本係脅從罪應未減者聽與辯
理備由奏請定奪及照脫逃重犯唐四兒仍行南
京兵部嚴加緝捕務在得獲以正法典其餘無名
者欽遵 明旨悉行寬宥以後不許諸人挾讐攀
告致生疑懼緣周山等俱係重刑又比附律條例
應奏請定奪等因會題奉 聖旨簾遠本因堂高
必無自遠之理士卒辱及大臣法斬死時君立新
帝者必法外凌遲黃懋官心存欺謗計使人爲全
屍而死失刑甚矣這所獲亦未可盡知果皆爲首
者再議來看十三日後上疏欽此欽遵抄部送司

案呈到部臣鄭 等會同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周延等大理寺左少卿張雨等吏科等科都給事中梁夢龍等河南等道監察御史臣劉存義等謹再議得犯人周山等事情本由管糧部臣黃懋官扣除苛刻支放留難遂失士心激成衆怒始焉攘臂鳴張不顧一朝之憤旣而捧頭鼠竄自罹三尺之誅但事出有因情非得已兼且原題招詞未具尤恐首惡未盡今雖捕獲在官委難槩擬重辟臣等先次會議正慮及此欲行南京三法司再加詳審若果情真者論罪如律原非首惡者聽

與辯理顧今營伍軍士跂足 天恩地方官司翹首 宸斷若復文移往返未免動經旬月何以昭示信令洞釋羣疑至厯 聖衷特令再議臣等仰見我 皇上天地好生之德神武不殺之威 帝王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之意皆非臣等愚陋所能測識合無查照南京兵部題各犯數內分別議處將原列名在前周山等論坐首惡監候處決滕彪等十七名俱照情可矜疑事例調發邊衛充軍脫逃唐四兒仍懸賞構捕務在得獲其餘遵奉欽依悉行宥免不許挾攀南京兵部仍出曉諭以安衆

心惟復別有定奪均乞 聖明裁斷勅下臣等奉
行備咨兵部及南京兵刑二部一體欽遵施行緣
係周山等係重刑比附律條內滕彪等情可矜疑
通應奏請定奪及係擒首惡以安重地及奉欽依
簾遠本因堂高必無自遠之理士卒辱及大臣法
斬死時君立新帝者必法外凌遲黃懋官心存欺
謗計使人爲全屍而死失刑甚矣這所獲亦未可
盡知果皆爲首者再議來看十三日後上疏事理
未敢擅便請 旨嘉靖三十九年四月十四日題
十六日奉

聖旨是周山等監候處決滕彪等調發邊衛充軍
其餘照前旨悉宥欽此

申明律例疏

刑部題爲申明律例以便聽斷事雲南江西福建山西廣西等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通政使司類送永清衛軍餘人等蕭文學等各告爲積惡朋黨詐欺官司嚇詐財物激變良善乞憐究治事隨該雲南等司呈堂批發到司各行東城等兵馬指揮司提人去後續據東城等城副指揮等官敖鈞等各開稱蒙本司牌發該城遵奉移文順天府通州昌平州武清縣提取被告犯人董倫等去後隨據各該州縣牒呈開稱案照本年四月初七日蒙

巡按直隸鄭御史憲牌內開照得按屬地方雖近京師一切詞訟自有撫按司府州縣受理若有虧枉方許陳情此一定之例也近來有等姦徒每有人命失盜投獻等情惟圖騁其私欲不候有司輒自越訴刑部各司告理動至濫行提人殊非法體擬合通行爲此牌仰本州官吏照牌事理即便出給告示曉諭軍民人等今後但有詞訟俱赴撫按并本道及各府州縣陳告不許輒赴刑部各司越訴敢有故違者即行拏解本院若遇提人非奉欽依不許擅發先具由備申定奪如掌印官不行遵守仍前附阿定以罷軟不職論等因今照前項人犯欲就拘解原蒙嚴禁除申本院詳示之日另解等因各牒呈到司各備由呈報前來爲照前項告詞俱由通政使司告送到部本部批發各司方行提人並無徑到各司越訴各司亦輒受問理者今據各呈備由呈報各該州縣牒稱遵奉鄭御史前牌回報前來若必候各該州縣申詳該縣方行拘解各司停囚待對不無羈候難于聽斷伏覩大明律一欵凡鞫獄官推問罪囚有起內人伴見在他處官司停囚待對者雖職分不相統屬皆聽直行

勾取又一欵若起內應合對問同伴罪囚已在他處州縣事發見問者聽輕囚就重囚少囚從多囚若囚數相等者以後發之囚送先發官司併問若兩縣相去二百里之外者各從事發處歸斷又伏覩大明會典內一欵南京刑部事例條內弘治元年奏准凡南京軍民詞訟但有附近常鎮等府縣滁州等州衛人証干連必須提對歸結又查得問刑條例一欵問刑衙門行文軍衛有司提人遷延三箇月以上不到經該官吏住俸候事完之日方許關支半年不到經該官員參奏提問前項律例各該衙門遵行已久今各該州縣官吏輒敢阻撓事屬違制理合呈乞申明以便聽斷等因案呈到部看得各司呈稱通州昌平州武清縣各回稱近據巡按御史鄭存仁禁約但遇刑部准狀提人不許解發一節爲照本部受理在京及附近州縣一應詞訟先從通政使司投狀送本部看詳判送各司問理仍送大理寺評允回報發落此係國家開設衙門二百年來遵行至今並無異議及覩大明律大明會典問刑條例俱不曾載有京城百里之外不許刑部提人之例且南京刑部例載常鎮等

府滁州等州衛雖遠隔二三百里不止應天一府所屬地方亦聽提人問理今順天府所屬昌平通州武清縣皆在京城百里之內准狀提人已非一日法司官員及巡按御史亦不止一臣各該州縣節年准狀提問見存案卷亦不止一事原非臣等創行况今官吏貪殘小民不堪無所控訴通狀送部問理原是法司職守今槩行阻撓不許本部提人不知出何典章奉何事例公行文移輒出禁諭是國家所設刑部堂屬等官七十餘員皆為贅疣今若隱忍依違不行陳請則臣等廢職御史侵官

非所以遵典制守官常之義伏乞 聖明俯賜裁

察容令臣等欽遵大明律大明會典及問刑條例將附近各該州縣詞訟仍照舊規於通政使司投狀送本部問理大理寺評允發落所在官司不許故違 成憲恣肆抗阻及容臣等先將違悞首領官吏查提問罪庶幾政體不致紛更職守不至侵奪冤抑得伸而貪殘知警矣緣係申明律例以便聽斷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嘉靖三十九年

四月二十五日進二十九日奉

聖旨着照律例行

四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

辯明御史鄭存仁欺罔疏

爲申明律例辯明欺罔故違等事先該臣等題爲
申明律例以便聽斷事奉 聖旨着照律例行欽
此除欽遵外除該直隸巡按監察御史鄭存仁題
遵奉 明旨敷陳律例懇乞 聖明裁定以一法
守事奉 聖旨這所奏着都察院會同該科看議
來說欽此臣等竊詳御史鄭存仁奏內將臣等原
題內所引兩京法司通行律例欲以禁止越訴槩
稱悖違難行而其詞語深重一則謂臣等欺誑
聖明一則謂臣等肆行悖謬一則謂臣等故違欺

周等情聞之不勝惶悚竊照本部原題事理本係職掌已荷 聖明照察伏念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莫重於故違今臣等勉圖職業思效涓埃豈敢恣行曾臆自取罪戾今將御史鄭存仁奏內指摘臣等欺罔故違悖謬等項事情逐一開款辯析庶幾情迹得以自伸而政體不致互異伏乞 聖明俯賜裁察勅下都察院及該科一併詳議奏請定奪臣等不勝激切仰望之至原係申明律例辯明欺罔故違等事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計開

一御史鄭存仁奏內所引問刑條例一款問刑衙門行文軍衛有司提人遷延三箇月以上不到經該官吏住俸事完之日方許關支半年不到經該官員叅奏提問此條乃奉 旨推問及抱奏冤枉提人事例本欲應在接受民詞妄引前例至於欺誑 聖明而不顧前件臣等查得前例係大明會典開載及近年申明奏准頒行本條上下文內並無開稱係奉 旨推問及抱奏冤枉八字不知本官有何所據却誣臣等妄引欺誑不敢不辯伏

乞 聖裁

一御史鄭存仁奏內又引問刑條例一款各處軍民詞訟除叛逆機密等項重事許其赴京奏告其有親鄰全家被人殘害及無主人命官吏侵盜係官錢糧并一應于已事情俱要自下而上陳告若有驀越奏秦告者俱問罪南北直隸等處各迥回所司聽理是臣原行欽遵律例者如此該部題請反覆不一惟欲接受民詞而已

前件臣等竊詳本條事例專指各處奏本人犯而言非謂在京府治所屬地方詞狀不許一槩陳告通行迥回者也夫旣曰告陳又曰奏告律例明文一體開載必有分別今本官乃以奏告爲陳告以狀詞爲奏詞一例視之却指臣等爲反覆不一不敢不辯伏乞 聖裁

一御史鄭存仁奏稱大明律內一款軍民詞訟皆須自下而上陳告若越告本管官司輒赴上司稱訴者笞五十

前件臣等竊詳律文止言上司者係在外巡

按三司各道等官原不及在京法司凡本部
詞狀皆由通政使司投准送審亦無上下官
司統攝寔與在外事例不同其附近昌平等
州縣即係在京府治所屬軍民詞訟與本部
本相關涉及查官制并行移體式順天府州
縣並無開載直隸字面與永河真保直隸府
分不同今本官乃欲槩以直隸地方視之而
謂臣等反覆不一不敢不辯伏乞 聖裁

一御史鄭存仁奏稱該部近引大明律一款凡
推問罪囚有起內人伴見在他處官司停囚
待對者雖職分不相統屬皆聽直行勾取此
乃停囚待對事理與准受詞狀一事不相關
涉又一欵若起內應合對問同伴罪囚已在
他處州縣事發見問者聽輕囚就重囚少囚
從多囚就問事理亦與准受詞狀一節判不
相合及至引用大明會典一欵南京軍民詞
訟但有附近常鎮等處府縣滁州等處州衛
人証干連必須提對歸結即如所開縱事體
與北京相同亦止曰人証干連初未云附近
詞訟全越該管衙門徑赴南京法司告理之

文也

前件臣等竊以兩京地方軍民爭訟法司未
有不受詞狀而遽斷理者律內所謂停囚待
對者即對此等詞狀也所謂移囚就問者亦
問此等詞狀也干連人証者亦證此等詞狀
也今據本官一已所奏乃欲以越訴禁止而
槩謂兩京附近地方俱不得赴法司告理則
法司先已無訟可聽又有何囚可停而待對
又更有何囚可移而就問又更有何項干連
而拘證者耶臣等不敢不辯伏乞 聖裁

一御史鄭存仁奏請大明律一部問刑條例二
本逐一檢閱如彼奏將各該附近州縣詞訟
仍照舊於通政使司投狀送本部各司問理
此一條款開載何處

前件臣等伏覩大明會典一欵刑部事例條
內節開洪武元年置登聞鼓凡民間詞訟戶
婚田土鬪毆相爭軍役等項具狀赴通政司
并當該衙門告理不許徑自擊鼓又一欵諸
司職掌條內節開通政使司等衙門送原告
連狀到部將告詞全文抄畢連人狀判送承

行又一款通政使司事例通達下情條內節
開凡有四方告不公不法等事常事者另置
底簿將文編號用使關防明立前件連人狀
送當該衙門整理臣等原題欲乞仍照舊規
於通政使司投狀送本部問理者蓋以遵奉
會典所載二百年來兩京通行者也今本官
未嘗檢閱而輒謂此一條款開載何處臣等
不敢不辯伏乞 聖裁

一御史鄭存仁奏稱本部原題硃語則曰申明
律例至後又曰仍照舊規豈非預知所引律
例不合而又復出舊規一說以爲遮飾支吾
之地及稱律例乃朝廷之公法舊規特衙門
之私便

前件臣等竊詳律例一代之典章舊規即會
典律例所載自來遵行者也及查各衙門節
年別項題奉間欽奉 明旨照舊規行字樣
則舊規二字原非本部衙門私便明矣而謂
臣等出此一說遮飾支吾不敢不辯伏乞
聖裁

認罪回話疏

刑部尚書鄭 等奏爲感激 天恩認罪回話事

先該臣等題爲申明律例辯明欺罔故違等事奉

聖旨鄭 等不候回奏輒肆瀆擾着回將話來欽

此臣等聞 命警惕措身無地荷蒙 皇上不即

加誅容令回話臣等不勝感激竊念臣等不候都

察院并該科看議回奏輒便辯明欺罔故違等情

委係一時愚昧上瀆 天聽臣等罪當萬死伏乞

聖慈俯賜矜宥少寬斧鉞之誅臣等不勝恐懼待

罪之至爲此具本親齋謹具奏聞伏候 勅旨嘉

靖三十九年五月初九日進奉

聖旨院科未回奏得旨鄭等便肆意辯瀆昨周山等敢為亂忿原有激變之者旨下着從未減以處疏內無一字遜退雖曰執法終是自尊鄭曉姑從寬革了職閒住不許再用趙大祐等降俸各二級該部知道欽此

議

擬上監國議

代許文簡公作

八月初十日恭聞

聖諭欲令

太子監國下羣

臣議臣等昧死謹上議伏惟 皇上天德高明

聖學純粹即位以來敬天法祖憂勤民莫四海無

虞庶幾平治邇來偶值違和旋資靜養尚秉離明

親總乾斷禮樂征伐尤極留神華夏蠻貊方深欣

戴詎意 聖諭下臨暫解機務委重東宮正名監

國少俟康寧再履臨莅臣等驟聆天語殊切冰兢

反覆籌思無能奉答伏念 皇上早登大寶綜理

太勞南望顯陵孝思肫迫近遭慈難跋涉遙途遂致神情稍減血氣似衰然天保聖躬萬壽無極即欲再加調攝但宜且停朝講豈可高居深邃盡却奏章恐天心爲之變渝祖監爲之閔惻臣工爲之疑懼民庶爲之徬徨羣情易搖國是難定臣等未見其可也臣等又敬念 皇太子英資天縱岐嶷日新百領儲端躬寧宸慮君臣父子言順事成揆之國體合於經義但在冲年未離阿保出閣之禮尚遲負辰之期太速况若釐於政務不免親於聽聞蚤暮寒暑之間或未安於蒙養左右携持之際儻遂干其事權官府一體豈能均適文武大臣脫有異同皆足以致繼述之憂而爲佑啓之累歷觀往古中國帝王未有如 皇上龍顏鼎盛之時青宮鳳寢童觀之日不出房闈而遽行授受者也况漢唐監國皆非令圖或禍起蕭牆或變生胡虜或君有貞疾或國有大憂豈皆無故爲此非常我朝成祖文皇帝內欲定鼎於燕山外欲攘胡於漠野每一往來動經歲月 仁宗皇帝時在儲位年壯德成學明政熟聽斷萬幾皆當事理當是之時或道旁送迎或膝前誨諭或緘勅手開或秉筆繕奏

內防奸宄外懾梟雄情理若是其流通防閑若是其嚴密猶且讒言易入疑隙易生留輔諸卿官坊庶職動罹詰責久羈囹圄人情事勢又若是其難處也去年 皇上南狩承天比歸閱月雖有監國之名未輒聽政之實以是廟堂帖然遠近無議今欲遂舉四郊 九廟百官付之五六歲之愛子俟之一二年之遠期臣等長思却慮博謀廣詢斷然皆以爲不可也伏願 皇上急回初意俯徇輿情清凝思慮恬養精神聊解雞鳴之朝尚親象魏之政常行事務成憲具存重大政機睿謨臨斷仍勅內外大小文武羣臣務竭犬馬仰荅乾坤旣不得受直急事其守故常亦不許出位侵官苦肆凌奪其有不忠不孝暴橫劫持上干天刑下貳民志者許言官不時論劾請旨究懲以消巨凶以懲不恪如此則九重享和平之福萬邦解流傳之疑 皇太子亦得保貽哲命丕養聖躬他日謳歌朝覲下切羣心鴻謀燕翼上承洪庇矣

刑部以嚴捕盜賊...

太平年...

...

...

...

...

...

